

戌二、光明依持（分二科） 亥一、標種類

又彼依止光明既滅，世間便有大黑闇生。日月星宿，漸漸而起。

這裡的科是說到「有情世間」。「有情世間」，天的世間說過了，現在是說人間的有情，人間的有情分兩科。第一科是出現的漸次，出現的次第：劫初的有情、劫初以後的有情，這一段也說完了。現在是第二科「光明依持」，這個光明是我們地面上居住的人所依持的，沒有光明有很多的問題。在這一科裡面，第一科是「標種類」。

「又彼依止光明既滅」，前面文說到地面上的眾生，逐漸地、逐漸地有問題了。「依止」，就是他的身體，彼有情身體的光明就息滅了。既然息滅了以後，「世間便有大黑闇生」起了，原來是沒有日月星宿的，因為每一個有情本身有光明的。現在這個光明沒有了，所以就黑闇了。黑闇了以後，「日月星宿」，「宿」也就是星，星宿，漸漸的就生起了。

亥二、辨體相（分二科） 天一、約最勝辨（分三科） 地一、量差別

其日輪量，五十一踰繕那。當知月輪其量減一。

這是說它的「體相」，「體相」裡分兩科。第一科是「約最勝辨」，約這個最殊勝的，就是日月了，先說它量的差別。

這個日輪，它這個體積的數量有五十一個踰繕那這麼大。「當知月輪」它的體積的數量減少一個踰繕那，就是五十個踰繕那。

地二、體差別

日輪以火頗胝所成。月輪以水頗胝所成。

這是第二科說它的體的差別，它的性質的差別。

「日輪以火頗胝所成」就的。這個「頗胝」是什麼呢？就是類似我們中國的水晶似的，比水晶還要微妙一點，用這種東西成就的。「月輪是水頗胝所成」，和日輪不同，一個水、一個火，一個陰、一個陽。

地三、行差別（分二科） 玄一、月輪

此二輪中，月輪行速，及與不定。

這是第三科「行差別」，就是日輪和月輪在虛空中的動，是有差別的，第一個先說「月輪」。

此兩個輪之中，月輪它走得快一點。「及與不定」，還是不決定。這個快，是怎麼意思呢？是說日、月在天空中有兩條道路：一個是南道、一個是北道。一年十二個月，分兩個部分：兩個六個月。一個六個月，就是由南向北，由南向北

移；另一個六個月，是由北向南移，向南移動。這樣的移動，這個日輪它一天移動是六個拘盧舍，拘盧舍翻中國的哩數是兩華哩，六個拘盧舍就是十二華哩了。一天移動十二個華哩，要移動六個月，到六個月以後就開始轉變。

而月亮的速度，十五天就把這個距離走完了；太陽是走了六個月，月亮十五天就走完了。所以月亮是比太陽走得快，就是由南向北移、由北向南移，這一部分是月亮的速度快。「及與不定」，就是也有慢的地方，經論上是說它是日月繞須彌，圍繞這個須彌山轉。這樣子說，這一部分太陽快，月亮慢，所以叫做「不定」。

玄二、日輪（分二科） 黃一、標

又彼日輪，恆於二洲俱時作明。復於二洲俱時作闇。

「又彼日輪，恆於二洲俱時作明」，這是第二科說太陽。太陽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

又彼這個「日輪，恆於二洲俱時作明」，同時作光明。「復於二洲俱時作闇」，同時作黑闇。有四個洲：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洲，同時作闇兩個洲，同時作明兩個洲。

黃二、釋

謂於一日中，於一日出；於一夜半，於一日沒。

這是解釋前面作闇、作明。這四個洲怎麼作明、作闇呢？「謂於一日中」，在一個洲這個時候是中午。譬如說是在南瞻部洲，在我們住的這個地方，太陽是中午，是中午的時候。「於一日出」，那麼就是西牛貨洲就看見太陽出來而已，是早晨。南閼浮提是日中，西牛貨洲看起來它就是日出。這兩個洲就是明，就光明。

「於一夜半」，就是北拘盧洲是夜半。「於一日沒」，於一個洲就是東勝身洲，就是看見太陽落了，是這樣子。其他的洲可以對比，是這樣情形。所以有兩個洲作明、兩個洲作闇。

天二、約一切辨（分二科） 地一、標歷行

又一切所有日月星宿，歷蘇迷盧處半而行，與持雙山，高下量等。

「又一切所有日月星宿，歷蘇迷盧處半而行」，前面是約日月這個殊勝的光明來說明。這底下是約一切光明體來說明的。

又一切所有的日月星宿，「歷蘇迷盧處半而行」，它是經過，從須彌山的「半」，須彌山是八萬由旬高，就在四萬由旬那個地方，四萬由旬是須彌山的一半。日月星宿在須彌山腰，在半那個地方圍繞著活動。經論上是這麼講的。

「與持雙山，高下量等」，七金山第一個是持雙山。持雙山它就是四萬由旬高，和它高下那個量是相等的。

地二、顯差別（分三科） 玄一、日（分二科） 黃一、寒熱

又復日行時有遠近。若遠蘇迷盧，立為寒分。若近蘇迷盧，立為熱分。

「又復日行時有遠近。若遠蘇迷盧，立為寒分。」這底下是顯它的差別，就說到寒熱的問題。先說太陽——日輪。

又「日行時有遠近」，日輪在天空裡活動是有遠近的不同。「若遠蘇迷盧」，它的道路若是距離須彌山遠的時候，那就是「立為寒分」。那是在我們的感覺，它就是寒冷的這個時期，就是寒冷的時期，就是到冬天了，由秋天到冬天了。

「若近蘇迷盧，立為熱分」，那麼就是由南向北移，它靠近須彌山的時候，這個時候是熱分，就是春、夏了，這是熱的時候。

黃二、遲速

即由此故，沒有遲速。

就是由於有寒熱，也就是道路的不同，所以這個「沒」是「有遲速」的，就是太陽落的時候，感覺有快、有慢，也就是有白天長、是夜間短；是白天短、夜間長的問題了。就是這樣意思。

玄二、月（分三科） 黃一、明出現

又此月輪，於上稍欹，便見半月。由彼餘分障其近分，遂令不見。

「又此月輪，於上稍欹，便見半月」，前面說「日輪」；這裡說「月輪」，第一科是說「出現」。

「此月輪，於上稍欹」，它在虛空之上稍微的偏側一點，就是歪一點。「便見半月」，我們人間地面上的人看見它，就不能看一個全部的月，只看見一部分了。

「由彼餘分障其近分，遂令不見」，就是「由彼」——為什麼看見半月，而沒能看見全部的月亮呢、全體的月亮？「由彼餘分障其近分」，「障其近分」，「餘分」應該是遠分，遠分障礙了這個近分，所以近分就不見了，近分被障礙住就不見了，所以「遂令不見」。

從這件事看出來，月亮並不是每一個角度看上去都是圓的，它不是那麼圓，只是一大部分——我們看見了一大部分的時候，就看見是圓的。因為它不是圓，它一偏的時候，我們就看見不圓了，應該是這麼個意思，是這樣意思。「遂令不見」。

黃二、明滿虧

如如漸側，如是如是漸現圓滿。若於黑分如如漸低，如是如是漸現虧減。

「如如漸側，如是如是漸現圓滿」，這是第二科「明滿虧」。前面說出現，實在應該是總說；這底下還是說這個問題，那就是別說了。

「如如漸側」，「如如」，就是如是如是逐漸的歪了。它在虛空裡動的時候，在人間向上看的時候，不是正面的，漸漸歪、漸漸歪。「如是如是漸現圓滿」，逐漸逐漸地歪、歪，後來又完全看見它，又完全看見了，那麼就是一個圓月，就不是半月了。

「若於黑分如如漸低，如是如是漸現虧減」，那麼若是從我們中國的曆法，從初一到十五，那麼就是「漸現圓滿」。若是從十五到三十，那麼就是如是如是漸漸的低了，就是這個月的光，光明漸漸減少了，「如是如是漸現虧減」了，就不是滿月了、虧減了。

黃三、明黑相

由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月輪，故於其內有黑相現。

這是第三科「明黑相」。看見月輪裡面有黑影，那是什麼原因呢？由大海裡面有大魚、有大鼈，牠們的影顯現在月輪上。「故於其內有黑相現」，有這樣說法；還有其他的說法。

玄三、星宿

諸星宿中：其量大者，十八拘盧舍量。中者，十拘盧舍量。最小者，四拘盧舍量。

「諸星宿中：其量大者，十八拘盧舍量」，前面說日月，現在說星宿。這個星宿裡面，它的體積最大的有「十八拘盧舍量」。「中者，十拘盧舍量。最小者，四拘盧舍量」。

經論上說的宇宙裡面須彌山、四大部洲、和諸天的這個事情，和現在的科學——天文學說的好像不符合，不符合這件事。印順老法師解釋，佛只是說轉凡成聖這件事，對於宇宙間的事，佛是明白，但是很少說這些事情；印順老法師這麼解釋。但是經論上說的這些事情，是按照印度世俗的說法說的，這麼講。

我感覺：佛在世，我們或者不提，就是佛滅度以後，也還是有很多有神通的人、大阿羅漢這些聖人。這些聖人是真實有神通，不是自說有神通，那不算數。人間的聖人時常到天上去，他時常到彌勒菩薩那兒去。那麼照理說這四大部洲的事情，也應該是很容易知道的事情，不是一個太難的事情。或者說是：這個說有天眼通、那個說有天眼通，若有天眼通，這件事也是很明白的事情。有天眼通的

人——我們地面上的人天眼通，不容易看見色界天，色界天的境界不行；色界天以上的人天眼通，當然所有的境界、宇宙間的事都能看見。但是地面上的人若是天眼通，範圍就小一點。範圍小一點，應該是地獄裡面的境界，餓鬼、畜生的世界，乃至到欲界六天，都是應該看見的。那麼須彌山、四大部洲也都是應該看見。如果你看不見，就是你還沒有天眼通，應該是這麼說。

西二、惡趣攝（分三科） 戌一、出造業

復次，於世間四姓生已，方乃發起順愛、不愛五趣受業。

前面是說人間的境界，人趣的這一部分。這以下說「惡趣攝」，屬於惡趣、三惡道這一部分的，先「出造業」。

「復次，於世間」，在我們這個世間。「四姓生已」，婆羅門、刹帝利……這四姓出現了以後。「方乃發起順愛、不愛五趣受業」，四姓生起以後，人的分別心，這個貪、瞋、癡出來了，就有十惡業出現了。所以從這麼以後，才發起、才出現順愛的受業、順不愛的受業。順愛的受業，在五趣中就是人天；不愛的受業就是三惡道了，三惡道的果報是不可愛的。人天的果報比較好一點，所以人天的果報是「順愛受業」，隨順可愛的果報，你這種業力能得那可愛的果報，所以叫做受業。做十不善業的時候，那就順於不愛的果報受業，受不愛的果報那種業，這種業就出現了，有這個事。

戌二、辨感生（分二科） 亥一、靜息王生

從此以後，隨一有情，由感雜染增上業故，生那落迦中，作靜息王。

「從此以後，隨一有情，由感雜染增上業故，生那落迦中」，從這樣的道理說，世界上出現的事情，都是由自己的心創造的。你做善，就有善的事情出現；做惡，就有惡的果報出現，都是由自己創造的。這是佛法的理論是在這裡，凡夫這樣子、聖人也是這樣子。所以「從此以後」，這是辨別感生——所得的果報，先說「靜息王生」。

「從此以後」，這個四姓生已，人就會造惡業，當然也會造善業；從這麼以後，「隨一有情」，隨那一個眾生，「由感雜染增上業故」，因為它創造了招「感雜染增上業故」，他造了染污的、強有力的一種業力緣故。就感「生那落迦中，作靜息王」，作這個事情。

雜染，就是染污的意思。這個業力、這個罪業，業雜染；有三個雜染：一個煩惱雜染、業雜染、生雜染。造這個雜染的業力，當然是由煩惱造的。煩惱是染污的，自性垢穢，所以是雜染。造這種業力的時候，做殺、盜、婬、妄的這些惡業，傷害了別人、也傷害了自己，所以也是雜染。得了果報的時候更是不得了！

得了三惡道的果報是苦惱得不得了，所以也是雜染；但是得果報的業是特別強大的，叫「增上業」。這個眾生，我們地面上的眾生做惡業的時候，用的心力非常的勇猛，做惡事的時候，多數這個心特別強。若做善業的時候，力量就低一點，我們地面上的人，這是大多數說都是這樣子。若天上的人也同一點，所以叫做「增上業」。

「生那落迦中」，那落迦就是地獄，不可愛樂的地方、受苦的地方，「生那落迦中」。「作靜息王」，我們一般俗語常說的一句話，就是閻羅王；翻到中國話叫做「靜息王」。就是他叫你不要做惡，就是這麼一個有情，他本身也是做了惡業了；做惡業，他也是到地獄去，到地獄去的時候，他是靜息王，就是做閻羅王。閻羅王——他的意思：所有受罪的人到那個地方的時候，他叫他們：「你們再不要做惡了啊！」就是他能夠做這件事，所以稱之為靜息王。

亥二、獄卒等起

從此無間，有那落迦卒，猶如化生；及種種苦具，謂銅鐵等；那落迦火起。

「從此無間，有那落迦卒，猶如化生」，初禪天，大梵天王先來；地獄裡面也是閻羅王先到。

「從此無間」，這是第二科「獄卒等起」。就是有了閻羅王以後，也沒有多大的距離、時間上也是很靠近的，就有那落迦的卒，地獄卒。地獄卒「猶如化生」，就像化現而有，化生；不是胎生、卵生、濕生，是化生。及種種受苦的器具，受苦的器具「謂銅鐵等」，也都出現了。那落迦的火也出現了，就是由眾生的業力，就是前面那一句話：「由感雜染增上業故」。這個獄卒應該說是鬼了，前面這說那落迦，那麼應該是屬於地獄的了。地獄裡面有鬼，鬼道中也有鬼。這是說一開始都是化生，「猶如化生」。

戌三、明受果

然後隨業有情，於此受生，及生餘趣。

這個地獄裡面有了閻羅王、也有了獄卒了。所以以後「隨業有情」，隨那一個造這種罪業的有情。「於此受生」，也就跑到地獄去受生去了。跑到地獄受生去；當然業力不全是造罪業，也有人造其他的業，那麼就生到別的地方去，「及生餘趣」，這樣意思。

丑二、安立世界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約依處辨（分二科）

卯一、世界差別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總標

如是百拘胝四大洲、百拘胝蘇迷盧、百拘胝六欲天、百拘胝梵世間，三千大千世界俱成、俱壞。

前邊是「廣辨世間」，說明這個器世間和有情世間，分別的這樣解釋。這底下說第二科「安立世界」，「安立世界」其實就是總說的意思。又分兩部分，第一科是「約依處辨」，從居住的地點來說。居住地點又分兩科，第一科約世界的差別，先總說。

「如是百拘胝四大洲」，這個「拘胝」，翻中國話是百億，一百個億。一百個億這句話又有分別，印度那個地方對數目的計算有：十萬為億、百萬為億、千萬為億、萬萬為億，有四種億。四種億，那麼這裡是那一個億呢？窺基大師他說：這裡是百萬為億。窺基大師他說：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說的億，是十萬為億；《華嚴經》是千萬為億。窺基大師他是有這個研究，他有這個分別。這裡說是百萬為億。

「百拘胝四大洲」，就是一百個百萬，那麼多的四大洲。「百拘胝蘇迷盧」，蘇迷盧山有這麼多。「百拘胝六欲天、百拘胝梵世間」，這麼多！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有這麼多的四大洲、須彌山、六欲天的。這個「三千大千世界」是「俱成俱壞」，同時成就、同時破壞，是這樣子。

辰二、別辨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辨差別（分三科） 午一、標三種

即此世界，有其三種。

前面是「總標」；這底下「別辨」，先辨它的差別，先標出來有三種不同。即此三千大千世界裡面，「有其三種」，俱成俱壞的三千大千世界有三種，那三種呢？

午二、隨列釋（分三科） 未一、小千界

一、小千界，謂：千日月乃至梵世，總攝為一。

一是「小千界」，小千世界。「謂千日月乃至梵世，總攝為一」，有一千個日月，乃至到有一千個梵世間，就是初禪天。這麼多的「日月乃至梵世，總攝為一」，把它劃歸在一起，名之為小千世界。

未二、中千界

二、中千界，謂：千小千。

「二、中千界」，這是第二種叫做中千的世界。中千世界是怎麼呢？「謂：

千小千」，一千個小千世界，就叫做中千界。

未三、大千界

三、大千界，謂：千中千。

「三、大千界」，大千界是什麼呢？「謂：千中千」，一千個中千世界，叫做大千世界。

午三、結總名

合此名為三千大千世界。

一個小千、一個中千、一個大千，所以叫做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。實在就是一個大千世界，是這麼意思。

巳二、辨成壞（分二科） 午一、舉法

如是四方上下，無邊無際，三千世界，正壞、正成。

「如是四方上下，無邊無際，三千世界」。前邊是「辨差別」，現在是辨別它的成壞，世界是成立、是破壞，先正式地說它的成壞。

「如是四方上下」，像這樣的三千大千世界。「四方」，東、西、南、北，或者是上方世界、下方世界。是「無邊無際」的三千大千世界；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上、下都有三千大千世界。這個三千大千世界的四方、上、下，還有三千大千世界，還是有。

「正壞、正成」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太多了，這個大千世界在壞，而那個大千世界在那裡成；那個三千大千世界在壞，這個大千世界在成，就是這樣子。

午二、喻合

猶如天雨，注如車軸，無間無斷，其水連注，墮諸方分。如是世界，遍諸方分，無邊無際，正壞正成。

這底下說個譬喻。譬喻像天空裡面下雨，雨的流注，像車軸似的。我們看見這個雨是一滴一滴的，現在說那個一滴一滴往下降雨，不是一滴一滴；像車軸似的那麼粗，那個水的流注那麼大。這個車軸什麼意思呢？「無間無斷」，它不間隔。譬如說一滴一滴的，前一滴、後一滴中間有點間隔；現在不是，沒有間；也不斷，一直地這樣子下雨。「其水」的「連注，墮諸方分」，就是落到很多的地方，下雨。

這是一個譬喻，譬喻什麼呢？「如是世界，遍諸方分，無邊無際，正壞正成」，這樣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普遍到十方都是有的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是沒有邊際的，

這虛空是無邊的、世界也是無際的，沒有邊、沒有際。「正壞正成」，這個世界正壞，那個世界正成；那個世界壞，這個世界成，是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一直地、連續地不間斷，是這樣意思。

卯二、佛土建立

即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名一佛土。如來於中，現成正覺。於無邊世界，施作佛事。

「即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名一佛土」，現在是第二科「佛土建立」。前面說「世界差別」，現在是佛土的建立。

「即此三千大千世界」，統一名之為一個佛世界。「如來於中，現成正覺」，佛的大慈悲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佛就在這裡現佛身，得無上菩提了，這是佛的應化身。

「於無邊世界，施作佛事」，佛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度化眾生，那麼其他的世界呢？其他世界佛也是作佛事的，在別的世界也是作佛事。譬如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——在娑婆世界，在這裡成等正覺、度化眾生；但阿彌陀佛也可能到這兒來。我們看《般若經》、看《維摩經》：阿閼佛也來了，到我們這個世界來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也一樣，也可以到他方世界，有因緣的時候也會去的。「於無邊世界，施作佛事」，施設很多教導眾生成佛的事情，是這樣子。而在這一個世界，雖然都有很多佛可以來，但是這個世界，只有一位佛在這裡常住、度化眾生的。而其他的佛不在這個世界、在這個時間、在這兒成佛，因為這一位佛就可以做好這件事了，所以別的佛不用在這裡成佛了。

這個「施作佛事」，佛可以普遍無量無邊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但是要示現成佛，就是一個世界只有一位佛，這段文是這樣意思。

寅二、約有情辨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標差別

如是安立世界成已，於中五趣可得，謂那落迦、旁生、餓鬼、人、天；及四生可得，謂：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。復有六種依持；復有十種時分，謂：時、年、月、半月、日、夜、剎那、怛剎那、臘縛、目呼剎多。復有七攝受事；復有十種身資具；復有十種受欲者，此如中阿笈摩說。復有八數隨行；復有八世法，謂：得、不得、若譽、若毀、稱、譏、苦、樂。復有三品，謂：怨、親、中。復有三種世事；復有三種語言；復有二十二種發憤；復有六十二種有情之類；又有八位；復有四種入胎；復有四種威儀；復有六種活命；復有六種守護；復有七種苦；復有七種慢；復有七種憍；復有四種言說；復有眾多言說句。

「如是安立世界成已，於中五趣可得」，前面是約所居住的處所來說明，這以下約這個世界上的人——「約有情辦」——來說明。先是「標差別」。

「如是安立世界成已」，像前邊由於眾生的業力，所安立的世界成就了。成就了以後，「於中五趣可得」，在這裡邊有五類眾生可得。這個「趣」字，有向前進的意思，就是並不是永久的停留在那裡，他還是要變化的，有這個意思。譬如人趣——或者天的眾生、或者三惡道的眾生來到人間受果報；但是這個果報有時間性，這個時間過去了，又跑了，又跑到別的地方去了。別的地方也是一樣，那個地方住了一個時期，受完了果報，又跑了、又走了；就是老是輪迴、流轉不停的，所以叫做「趣」。

這個趣裡邊有「五趣可得」，那五趣呢？「謂那落迦、旁生、餓鬼、人、天」這五趣。「那落迦」，翻個苦器，翻個惡者，就是造罪的人到那個地方受苦的，所以叫那落迦。

「旁生」，舊的翻譯，翻個畜生；新的翻譯，玄奘大師他翻個「旁生」。「旁生」這個意思在《大毗婆沙論》上的解釋，說牠那個身形是旁，不像人頂天立地的這個形相。當然，畜生裡面也有會立起來的，也是有。牠那個身形是旁，所以牠走路也是旁；牠走路是旁，所以身形也是旁，所以名之為旁生，這是一個解釋。

第二個解釋，這個「旁生」，遍於五趣眾生：三惡道，地獄裡頭也是有、餓鬼的世界也是有、旁生世界也是有；乃至人間、天上都是有畜生的，普遍到五趣，所以也叫做「旁」。這個「旁」是流布、周遍的意思。這是第二個解釋。

第三個解釋，立這個名字，是隨人所想的去建立這個名字，你怎麼想就怎麼立這個名字；不必如義，你不必說一定是把它解釋怎麼樣特別恰當，也不必那麼執著，所以叫做「旁生」。

這個「旁生」，另外有個意思，就是特別愚癡的意思。在五趣眾生裡面，牠們是最闇鈍、最遲鈍而沒有智慧；在五趣裡面，這畜生趣是最沒有智慧的、最愚蠢了，所以也叫「旁生」。

「餓鬼」，這個餓鬼趣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不是善惡的惡，是飢餓的餓。這個飢餓的意思，就是飲食有障礙，不能吃東西，不能吃，也是有障礙，你想要吃不可以。這個餓鬼他沒有飯吃、也沒有水喝，他看見大江河裡面有水，要去飲水，到那兒去就會有障礙。如果是有大力的鬼神，把他趕跑了，不准他來飲，這是一個障礙。第二、看見是變成猛火了：看見是水，結果你去飲，都變成猛火了，就是有障礙、不能飲，這是由外面的障礙使令他飢餓。

第二個原因是內裡邊有障礙，他的身體有障礙。他的這個嘴、口——要從口飲食，嘴像一根針似的，就是很細很細的，他不能吃東西，這個東西沒有辦法飲、沒有辦法吃，所以就是內裡邊有障礙，這是不能飲。第三個，沒有障礙；但是也

是很苦啊！他若一吃什麼東西，一吃下去，身體就變成火了，就燃燒，身體就變成火，口噴猛火，從這嘴噴出猛火來，這是受這種苦。或者就是吃人間的糞穢、這些不淨的東西，吃這些東西，有的時候也有障礙，還是吃不下，所以叫做「餓鬼」，這種苦。本來若是我們人間的人，若多少天不吃飯、不飲水就死掉了；但是餓鬼不死，吃不到東西還不死，就是這個業力還是在維持下去，所以叫做「餓鬼」。

「人、天」，人是怎麼意思呢？人，在《大毗婆沙論》上解釋，在五趣眾生裡邊說，人是最能夠長於思惟觀察的，他要做什麼事情之先，先籌劃、先思惟、稱量、觀察，準備好了再開始行動，人是這樣的，所以稱之為「人」。這《大毗婆沙論》說是，就是劫初的時候有個轉輪聖王，他教導人這樣子，所以名之為「人」。所以善於思惟觀察的，叫做「人」。

另外一個意思：人在五趣眾生裡面，最高慢的就是人。人這個憍慢心是高過其他的眾生，人是高慢心特別強大的，所以叫做人。

第三個原因：人能夠寂靜其心，能把心的妄想都停下來、能改造自己。人有這種本事，能改造自己，這也是和其他的世界不同、其他的眾生不同的地方。天上的人，你讓他改變他的思想行為可是不容易；若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人，他就是：「得涅槃了，我還改什麼呢？還改造什麼呢？」所以，你想改變他也是很難。欲界六天天上的人，欲界天的人欲樂太強，想要改變自己也很難；三惡道的眾生太苦了，也沒有辦法改變。只有人，人能改變自己。這個理智若強了，不滿意現在的生活，他能得到一個好消息，另外一個好的境界，他就能改變自己去求，有這種本事。

在《阿含經》、或是《大毗婆沙論》常提到的意思，這《成佛之道》也說到「三事勝諸天」。有三樣事：第一個就是勇猛，人是勇猛的。勇猛怎麼講呢？「未見果，而能修因」，這是勇猛。人家說：「做惡事就要到三惡道去，做善能夠到天堂去受福。」其實他也沒看見天堂、也沒看見地獄，哎！他就能做，這是叫做勇猛的意思，人有這種本事。第二個是憶念，人就是記憶力好，過去久遠所做、久遠所說，他能夠很分明地記得住。記得住這件事很重要，這就是經驗。過去的經驗你能知道，你就會思惟觀察，就增長智慧了，智慧是從這地方來的。如果經驗是經驗了，自己不會去觀察思惟，就是白經驗了，你就沒能得到教訓。這第二個是憶念，憶念等於是一種智慧。

第一個是勇猛，就是能力很強，第一個；第二個憶念，就是智慧強。第三個能修梵行，這個也就在勇猛裡面，含攝到這一個意思；但是又為什麼特別提出來呢？這是說他能相信佛法、修學聖道，他能栽培無漏的戒定慧的善根，人能做到這一點。說是「三事勝諸天」，所以名之為「人」，人能寂靜其意，有這樣的功

德、有這樣的優點，所以名之為「人」。

這個「天」，是光明的意思，他們身體能發出光明來。我們人間的人劫初的時候，身體也是有光明；但是人墮落了，這光明沒有了。諸天是身體有光明，所以名之為「天」。在五道眾生裡面，這個福報大，特別的殊勝，生活快樂，那麼天是最好的、最強的。但是要論能夠改造自己，能使令自己有進步，那人間還是好過天上的。因為天就是享受，想要進步還是不容易的，除非是在人間已經信佛、修學佛法，善根栽培得很好，他若到天上去，還是有可能會用功修行，還是有可能。這個世界成立了以後，「於中五趣可得」，有五趣可得。「謂：那落迦、旁生、餓鬼、人、天、及四生可得」，還有四種生命不同的，四種不同的生命可得。「謂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」，有這個。

這是「標差別」，是有五趣的差別、有四生的差別。這個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」下面有解釋。

「復有六種依持」，下面也有解釋。

「復有十種時分」，時間有十種不同。「謂：時、年、月、半月、日、夜、剎那、怛剎那、臘縛、目呼刺多」，這一共是十種，有這十種不同。十種不同，在時間上最少的、最短促的，名之為「剎那」，極少，時間的極少的單位名之為「剎那」。「怛剎那」怎麼講呢？就是一百二十個剎那叫做「怛剎那」，這是《俱舍論》上這麼解釋。「臘縛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六十個怛剎那名為一「臘縛」。三十個臘縛叫做「目呼刺多」。三十個目呼刺多就是一晝夜。

「目呼刺多」，翻一個「須臾」，翻中國話是須臾。其他的「臘縛、怛剎那」不看見有翻譯，我沒看見。那麼三十個須臾就是一晝夜，這就可以算出來這個時間了。二十四小時一晝夜，那麼一個須臾是多少時間可以算出來了。這個一晝夜，夜就是十五個須臾，日也是十五個須臾，加起來，一晝夜就是三十個須臾。可是，有的時候晝長夜短；有的時候夜長晝短。但是在《俱舍論》上、《大毗婆沙論》上說，最長——白天長也好、夜晚間長也好，最長不能超過十八個須臾；那麼短就是十二個須臾。最長十八個須臾，最短十二個須臾。如果晝夜相等呢？就是十五個須臾，是這樣；這是日。三十個須臾為一晝夜，就是一日；三十天是一個月；十五天就是半個月；十二個月就是一年。而前面第一個「時」是總說的，這都叫做「時」，這個「時」有這麼多的分別。因為這十個時在後面沒有解釋，所以在這裡說一說。

「復有七攝受事」，後面有解釋。「復有十種身資具」，也有解釋。「復有十種受欲者」，這個「十種受欲者」，此如《中阿笈摩》說，「十種受欲」這一個名字，就是在《中阿含經》上有解釋。《中阿含經》有解釋，解釋的那一段經說得很多，而這《披尋記》它給節略了，有說，你們有《披尋記》可以看。這個

也有道理，我們也看一看，把它讀一下。

《披尋記》六九頁：

復有十種受欲者等者：《中阿笈摩·行欲經》說：給孤獨居士白佛言：世尊！世中為有幾人行欲？世尊告曰：居士！世中凡有十人行欲。乃至廣說。今約其義，以列十種。一、非法求財已，不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。二、非法求財已，唯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。三、非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。四、法非法求財已，不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。五、法非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。六、法非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。七、如法求財已，不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。八、如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。九、如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；然不了知出離而為受用。十、如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；及能了知出離而為受用。是名十種受欲差別。

「給孤獨居士」，這個「給孤獨」就是須達多長者。他「白佛言：世尊！世中為有幾人行欲？」這個行欲的人有多少個人？就是類別，約類別說有多少人。「世尊告曰：居士！」先招呼給孤獨，說：「世中凡有十人行欲」，這個世界上行欲的人有十類，乃至到廣說，也就是包括了一切人。「今約其義，以列十種」，這個話就是韓清淨說了，把它節要，就是列出來十種。

「一、非法求財已，不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一類行欲的人。他是「非法求財」，就是不合法的求財，只要有利可圖，就是要做這件事，不管道德、不道德這件事。他求到了財，拿到了財以後，他「不自受用」，他自己也不享受，還是很儉省、很儉省的。也「不供養他」，你看《中阿含經》會知道：不供養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奴僕，給他工作的人，他不，他不去幫助他們，叫「不供養他」。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也不會在社會上做一點利益人的事情，他不，他也不做這個事。這真是就是所謂守財奴了，是這個意思。

「二、非法求財已」，第二種行欲的人，他是不講道德，「非法求財已」。「唯自受用，不供養他」，就是自己受用，他也不供養父母、妻子都不管；他們苦惱，他不管。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也不做。這一段和《中阿含經》說的有點不同，你們可以讀《中阿含經》，《中阿含經》叫做《行欲經》，這個經的名字叫《行欲經》。那一段文上是說：他唯自受用；但是也供養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這些給他工作的人，他也都照顧。但是「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件事不做；在《中阿含經》是這麼說的。但是這個韓清淨——我看他是有意的這樣改變過的，不會說看不懂《中阿含經》，不是。他就是說：「非法求財已，唯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

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可能也有這種人。

「三、非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」，也能供養父母、妻子、兒女這些，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第三種。這個非法求財，有這麼三種的情況不同。

「四、法非法求財已」，第四種：這個人他求財的時候，有時候合法的方法發財了；有的時候不合法的，反正這兩種行為他都有。「不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第一種。

「五、法非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第二種。

「六、法非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第三種。前邊那個「非法求財」也三種；這個「法非法求財」又這麼三種。

「七、如法求財已」，這是第七個，也就是第三類，他是講道德的；如法的發財，不合法的事情，雖然能發財，不做，我不做！「如法求財已，不自受用，也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一種。

「八、如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不供養他，亦不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第二種。

「九、如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」，這是第三種，這個是最好的。「然不了知出離而為受用」，然而這個人雖然是比前面幾個都高明、好啊！但是他還有一樣遺憾，他不知道出離生死，不知「為成道業應受此食」，他不知道這件事。我吃了這個是要修學戒定慧，出離生死，這件事他不懂，他還是繼續的迷迷糊糊的，還是貪瞋癡，「然不了知出離而為受用」。

「十、如法求財已，能自受用」，也「能供養他，亦能施與作福業事，及能了知出離而為受用」，這個是最第一的了、最高明的了。「是名十種受欲差別」。

問：師父！想請問一下，這五趣和六道不就是一樣，為什麼少說了一種？

答：就是阿修羅，阿修羅這裡沒有提。阿修羅就是包括在天道、鬼道、畜生道裡面。特別提出來立一道也是可以，不立出來就把他放在其他道裡面。

問：師父！第六十九頁韓清淨課本這邊，剛剛講到的，「復有六種依持，還有十種時分」，「六種依持」不知道是指什麼東西？

答：這下面有解釋，就是現在因為下面沒解釋的在這裡解釋解釋。有解釋的，下面有解釋。

問：師父！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《起世經》裡面有提到，釋迦牟尼佛說，眾生有十種還是十四種戲論，世界和我是有常、無常，他那個常、無常不是指這個

苦空、無常的無常，是不是說那個有沒有邊際範圍的意思？說世界有常，我與世界無常，我與世界有常，什麼一個有常無常，這些都是戲論，他這個無常不是指苦空無常吧？

答：那叫十四條不可記，就是有十四個問題佛不答覆，是這樣意思，一共有十四條。在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也有提到，在《阿含經》裡面也有提到。

問：那我們不是上課學過四念住說：世間無常、苦空、無我，我也是無常。就是說我和世界是無常的，可是他那裡面，是他不要答的。所以他那個常、無常的定義，是不是跟我們以前四念住那個無常不一樣？

答：有一點不一樣。因為這是外道向佛提出來十四個問題，佛不回答，「十四不可記」。

佛弟子修無常觀，這個是屬於正見，而能夠使令你見道，能使令你斷煩惱，這個無常觀，那和外道說的那個不同。

問：就是外道他所執著的是常見，或者是無常見，是吧？他這個搞不通就變成有見來執著？

答：是的！

問：所以把它叫戲論？

答：是的。我這麼推想這件事，佛不回答這個問題，我推想這件事：如果去回答這個問題，我認為佛也能回答，但是回答了，會又引起其他的問題，所以不如就是不要講好。我這麼想是這麼回事。

佛在世，我看從《阿含經》上、從《般若經》上，從這上看，佛的意思，你對於佛說的法門有了信心，你就趕快修行，得了聖道再說，佛的意思是這樣。如果說是所有的凡夫的疑問完全都弄清楚了，再去修行，那就沒有那一天修行了，沒有修行的時間了，你幾時都弄不清楚。

所以佛說一個譬喻，就是叫做問橋，這個問橋的譬喻。還有譬如一個人為箭所中，或者是賊、或者什麼，射一個箭射到你身上。說是趕快要將這個箭拔出去，但是他說：「不要拔，你先要告訴我，這個箭是誰造的？它或者是竹子，或者是木頭？是生產在什麼地方？你都告訴我，再拔！」就是這樣意思。等到完全說清楚了，這個毒已經發作，他已經死掉了。所以就是現在中了毒了，這個箭趕快拔出去，趕快消毒，使令你恢復健康，先做這件事，要緊！不要去問：「這個是誰造的？先告訴我！」這不是耽誤了自己嗎？是傷害了自己。所以這十四不可記，不要記。

問：師父！上上個禮拜，不是說這個輪王出世，說在南瞻部洲有一條路叫輪王路，是真金所成，它是沒在大海中。輪王出世的時候那個海水就會減少，然後那

個黃金路就會現。那是什麼理由黃金路沒在大海，什麼理由輪王出世那海水又會減少？

答：我也沒看見有說明，沒看見有說明是什麼理由。為什麼會減少？為什麼水又多起來，把那條路淹沒了？我沒看見說明。

問：不必探究？

答：也可以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也可以。

不過轉輪聖王出現的時候，這個世界可能會大一點。和現在不同，世界是大，人都是安居樂業的。也可以這樣解釋，因為轉輪聖王不在了，就是沒有那樣大福德的人來使用這條路，所以這條路就不出現了。這就是業力，這個業力使令這條路不出現。等到這個大福德人出現了呢，它就有這條路出現，這是業力，也可以這樣說。因為業力使令它出現，或者不出現，也可以這樣解釋吧！

問：那您剛才說世界大一點是可居住地大一點？

答：是的！可居住的地方多了。

問：那這海水可能會滄海桑田？

答：滄海桑田，但是也可能海水更大了，海可能比現在還要大。土地也是多，海也會大了，世界又不同了。

問：是不是經過另外一個成住壞空以後才會出現呢？

答：我看不是，你看這樣都是在住劫裡嘛。成劫、「住劫」，在這個時候有人住，等到壞劫的時候就是沒有了，這就是世界上沒有人了。所以輪王是出現在增劫，出現在增劫。就是人的壽命、品德，這個道德都是向上的時候，輪王出現。輪王出現的時候，他教導一切人學習十善法，以十善治國，轉輪聖王是這樣子。不像現在只是叫你學一點生存的能力，道德的事情不重視，不重視道德。現在我看的確是這麼回事，不重視道德。轉輪聖王是個有道德的人，出現在增劫。

問：是，那我是想不明白，它的水也大、居住地也大，但是這個世界是不變，是嗎？

答：這個世界沒有經過水火風的三災，但是世界還是有變化。

問：那怎麼讓它體積變大，我想不通。

答：這就是人的業力了，這個大福德的人多了，不只是轉輪聖王，其他的有福德的人也是多。多，這個世界就變化了，就不同了。

你看這個……，也是《阿含經》說：迦葉佛時代，人壽兩萬歲的時候，靈鷲山是很高的，你由下面一天走不到山頂的。若釋迦佛出現的時候，就是很快就到山頂了；這個人若走路的時候，很快走到山頂了。就是同是這一個世界，有變化，不同了。

我在九二年，九二年回到我自己小時候住的家鄉。我回去看我那家鄉、那個鄉村的東南，不是很遠有一個高山，我這回去看，看這山就是小了，看著就是矮了。當然我在想，我看就是有變化，是有變化，不過這還是沒有滿五十年嘛，不滿五十年。我一九四六年離開了家，到一九九二年，四六到九二多少年？就是四十六年。四十六，就是九十二嘛，九二年。四十六年以後回去看，那山就是矮了，是矮一點。這才四十六年不是很久，也是矮了一點。雖然沒有經過水火風的災，但是世界還是變，有變化。

問：再回到我們好幾個禮拜前講的，是水火風的災，那就是它到時間就會壞了，但是這個世界的變化它到時間就壞了，現在變成是說也會變大、也會變小，到那時候它不會把它改嗎？

答：隨時都有變化，我看這個世界。但是它並沒有結束，並沒有水火風把這個世界結束了。這個世界是存在，存在並不是固定的，還是在變。這一個時期，這個人心有道德，品德好，這個地方就會好一點。等到太差勁了的時候，就不同。

我到了西安，當然這是大家都可以去看見，我看那個山，那個土，長那個草也不精神，長的草也很少，你就看那個土，就是往下掉、往下掉。但是有些地方，你看這個草、樹木很茂盛，你看不見土，就是不同。有的地方就很差，有的地方就不同。我也說過，有一次坐飛機，不是從美國回香港去，這個飛機轉到東京降落，就飛到低的時候，我看東京周圍的這個山勢，很精神，不得了，就像真是個龍在那裡似的。在東京的附近，在它那個是什麼機場？成田機場，不是，什麼機場附近，所以就是日本也是旺盛，所謂經濟繁榮，人就起來。若衰，等到衰敗的時候，那個山河也都不對勁，也都不對勁。所以《智度論》上說：「外法以內法為因緣」，外面的世界，它是人的心創造的，這句話說得有道理。還是佛法說的有道理，是唯心所造，一切唯心造，這句話是對的。

不過這個道德分兩種，一種是你過去你有道德，你有道德，你造的那個功德的業力現在得果報，就是什麼都是繁榮的、興盛的。一個是你現在有道德，現在有道德也有影響，也有影響的。過去又沒有道德，現在又不道德，就是糟糕了，就壞了。

所以從經論上看，就是很明白的一件事。從經論上看，如果活的壽命長，各地走一走，從事實上也看出來，也是要努力，要努力的改造自己。努力改造自己向上，這是一個幸福的道路，快樂的泉源。我昨天、前天看報紙，三個女人講快樂的泉源。我一想什麼是快樂的泉源呢？是戒定慧才是快樂的泉源，而不是愛。愛是苦惱的泉源，不是，愛是苦，不是樂。我還想打個電話問問她，究竟什麼是樂的泉源？要問她，不過沒有打。

說這個世界的成壞，減劫、增劫，同時也說到人的思想行為。這件事只有佛菩薩能說出來，別人誰能知道呢，誰知道這件事，不知道這件事的。

所以從這些事實上看，那就是要講道德，而不可以不道德，不可以。而我們出家人，當然初出家的人也可能經過佛法的學習，明白了出家是怎麼回事，也可能還不知道。但是繼續地學習佛法，所以我的想法，不必要求太高，說：「你這個人一定要及格，我收你做徒弟」，我還不是那麼想。但是我附帶一個條件，就是出家以後要學習佛法，從佛法的學習上改造自己。逐漸逐漸地，你的程度就提高了，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出家人，我的想法是這樣。當然也有的人肯，也有人可能還不肯；學歸學，我的思想行為還是我的原來樣，當然也可能是這樣子。但是希望不這樣，希望能轉變自己，轉變自己。